

隔世論學三重奏 ——與董同龢、李方桂、馬學良三位 先生論學的回憶

梅祖麟*

摘要

本文討論董同龢、李方桂、馬學良三位對於上古漢語清鼻音來源的看法，並且說明上古漢語的 *s- 前綴能清化濁鼻音（s-m>hm、s-n>hn、s-ng>hng）也能清化濁阻塞音（s-b>p、s-d>t、s-g>k）。最後嘗試證明上古漢語動詞濁清別義（敗 *b/敗 *p）的來源是使動化 *s- 前綴。

關鍵詞：上古漢語清鼻音 *hm-、*hn-、*hng-、上古漢語的 *s- 前綴、動詞濁清別義、李方桂、雅洪托夫、馬學良

2019.03.27 收稿，2019.05.20 修訂稿收件，2019.06.01 通過刊登。

* 康乃爾大學榮休胡適講座教授

董同龢先生（1911-1963）是我的老師，李方桂先生（1902-1987）是我的太老師。馬學良（1913-1999）是李方桂先生抗戰時期（1939-1945）收的學生，按輩分是我師叔。我跟三位先生學了很多東西，尤其是上古音中的清鼻音以及上古漢語裡的 *s- 使動化（causative）前綴。下面是我的回憶。

一、第一次

〈訪梅祖麟教授〉（1995）¹有如下的記載：

因為我仰慕董（同龢）先生的為人，就想學他那套學問。自己開始讀《漢語音韻史》覺得吃力，就想找個機會按部就班地學。1962 年在劍橋見到董先生，印第安納州立大學有意思要聘董先生，同時也想邀我去。我就問董先生：「您去不去印第安納？您去我也去，您不去我也不去」。意思是想利用在同一學校教書的機會好好地跟董先生念漢語音韻史。董先生說：「臺灣還擺著一堆攤子（有研究工作要做，有學生要帶），總得要收了攤子才能來」。不料董先生回臺灣後不到一年，帶學生調查高山語言，在山上胃病突發，下山後入醫院動手術，就此與世長別。

我雖然沒有上過董先生一堂課，但因為許過願要做董先生的學生，我自己一直也把自己當做董先生的學生。若干年後，我研究中古明母、曉母諧聲的問題（1989），想到「墨」、「黑」這類諧聲在上古的音韻關係，是抗戰時期董先生和李方桂先生最初研究出來的。當時住在四川李莊，食不果腹，還有日本飛機來轟炸。40 多年以後我又研究這個問題。如果董先生還在世，當面跟他討論一番，多有意思！想到那裡，不禁熱淚奪眶。

¹ 〈訪梅祖麟教授〉原載《漢語研究在海外》（石鋒主編 1995：143-162），又收入《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梅祖麟 2000：527-544）。

這是我第一次隔世論學的經驗。

二、第二次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971；北京商務印書館版 1980：18-20) 提出上古漢語有一套清鼻音 (*hm-、*hn-、*hng-) 的假設，又在 25 頁提出上古漢語有(使動化) *s- 前綴的假設。這兩個新的假設都很重要，但其中還有尚待解決的問題。

關於清鼻音的假設，在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980：18-20)：

清鼻音聲母的問題，董同龢已開其端，他把中古曉母字與唇音明母互諧的，都認是從上古的清鼻音 *hm- 來的。我們把這類音寫作 *hm- 一方面是為印刷方便，一方面我們也疑心所謂清鼻音可能原來有個詞頭，把鼻音清音化了。這且放下不提，且說董的清鼻音聲母證據十分充足，如每 muài：悔 xuài，勿 mjuət：忽 xuət，民 mjieñ：昏 xuən 等，大體看起來 *hm- 似乎變成中古曉母合口 xw- (xu-) 等，但是也有少數變成開口的，如海 xai、黑 xək (參看墨 mək) 等。

除去清鼻音的唇音聲母，我想仍有別的清鼻音聲母。比方說有些泥母日母跟娘母字往往跟吐氣清音透母徹母諧聲。如果我們以為鼻音可以跟塞音自由互諧的話，應當是泥母娘母跟定母澄母互諧，因為都是濁音，但是事實上這類的例子幾乎沒有。這種吐氣清塞音跟鼻音互諧，一定有他的原故。我在貴州調查黑苗的語言的時候，就發現他們的清鼻音 ŋ- 聽起來很像 ŋth-，因此我們也可以想像 *hn- 變為 *hnth-，再變為 th- 的可能，例如態 thai：能 nəŋ，嘆、攤 thān：難 nān，丑 thjəu：紐 njəu，聃 thām 又讀 nām，絮 thjwo 又讀 njwo，隱 thək、姤 thjak：若 nǐjak、諾 nāk，妥 thuā：餒 nuāi，恥 thī：耳 nǐ 等。這類透母徹母字都是清鼻音聲母 *hn-、*hnr- 來的。

上古清的舌根鼻音 *hng-、*hngw- 等也可以從曉母字跟疑母互諧得其線索，如許 xjwo：午 nguō、化 xwa：貨 xuâ：𠵽 nguâ、犧 xjě：義 ngjě、𩚑 xâi：艾 ngâi、獻 xjən：廬 ngjən、譖 xjak：虐 ngjak、閱 xiek：𦉳 ngiei、擬 xâi 又讀 ngâi 等。這類的曉母字不大跟別的舌根塞音互諧，我們可以比較的肯定說他們是從上古 *hng-、*hngw- 來的，可是有些曉母字不但跟疑母字諧聲也跟別的舌根塞音諧聲，這類的字就不能十分確定是從清鼻音來的了，如罕 xân：岸 ngan，也有干 kân 等字，𦉳 xjwě：偽 ngjwě，也有嬌 kjwě 等字混入其中。

關於 *s- 前綴的假設，在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980：25)：

心母字普通跟精系或照系二等的字諧聲（上古都是舌尖塞擦音或擦音），從這些例子看起來他差不多可以跟各種的聲母的字諧聲，這是不合乎一般的諧聲條例的。這些字顯然是從複聲母來的。高本漢等已經擬有 *sl-、*sn- 等複聲母，我覺得也該有 st-、sk- 等複聲母，這個 s 可以算是一個詞頭 prefix，也因此在上古漢語的構詞學裡將要佔很重要的位置，與漢語有關係的藏語就很明顯的有個 s- 詞頭（參看 Conrady 1896）。有些字似乎看得出有同一的語源，如襄，除也，𦉳，除殃祭也；喪，亡也，就以亡注喪；修（脩），長也而條亦有長義，其他如隋有 sjwě 與 thuâ 兩讀同義；損與隕，契與楔等在意義上也有關連。但是擬測這類複聲母，如 *sm- > s-，*smr- > *ʃ，*sn- > s-，*sl- > ʃ- 等還不太困難，可是與舌尖塞音及舌根塞音諧聲的字，就不易決定是 st- 還是 sth-，是 sk- 還是 skh- 了。

下面把李方桂先生在《上古音研究》(1980：18-20、25) 所說的話做個簡單的闡述：

(一) 上古漢語有一套清鼻音聲母

*hm- > x-	黑 *hmək > xək	墨 *mək > mək
*hn- > th-	態 *hnəgh > thài	能 *nəng > nəng
*hng- > x-	許 *hngjagx > xjwo	午 *ngagx > nguo

《廣韻》滅，亡列切；威，滅也，許劣切。「威／滅」也是中古曉母與唇音明（微）母互諧的。李方桂（1980：51）構擬：

滅 *mjat > mjät 威 *hmjat > xjwät

(二) 上古漢語的 *s- 前綴（詞頭）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980：25）：「這個 s 可以算是一個詞頭 prefix，也因此在上古漢語的構詞學裡將要佔很重要的位置，與漢語有關係的藏語就很明顯的有個 s- 詞頭（參看 Conrady 1896）」。

《上古音研究》的參考著作選目有 Conrady 1896 的書名：

A. Conrady, Eine indochinesische Causative-Denominativ-Bildung und ihr Zusammenhang mit den Tonaccenten. (1896) Leipzig: Otto Harassowitz

龔煌城（2002：31）：「一八九六年德國語言學家康拉第（Conrady 1896）出版其著名的《漢藏語系中使動名謂式之構詞法及其與四聲別義之關係》一書」。² indochinesische 是 Sino-Tibetan 的舊稱。使動名謂式是 Causative-Denominativ 的中譯。康拉第在這本書裡說：漢藏語系有個 s- 詞頭，它的功能是使動化與名謂化。「四聲別義」至少包括以下兩種：1. 去聲別義，如「量，平聲，動詞／量，去聲，名詞」；「結，入聲，動詞／髻，去聲，名詞」。

² August Conrady 的中文名字是「孔好古」，「好古」音譯 August，「孔」音譯 Conrady 的第一個音節。

2. 濁清別義，如「敗 *b-，自動詞／敗 *p-，使動詞」；「斷 *d-，自動詞／斷 *t-，使動詞」。³

梅祖麟 1989 “The causative and denominative functions of the *s- prefix in Old Chinese” (〈上古漢語 *s- 前綴的構詞功能〉) 是我在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 (1986) 發表的論文。英文題目 “The causative and denominative functions of the *s- prefix in Old Chinese” 是套用 Conrady 1896 的書名。

那篇文章主要是討論兩個問題。

第一、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971) 說過「這個 s 可以算是一個詞頭 prefix，也因此在上古漢語的構詞學裡將要佔很重要的位置」。李方桂 1971 年就提倡上古漢語有 *s- 詞頭之說，但是歷經十幾年，古音學界還沒有看到一個大家都認可的例證。換句話說，當今要務是要在古文獻中找到可靠的例證。

第二、上面看到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971) 提出上古漢語有一套清鼻音的假設：

*hm- > x-	黑 *hmək > xək	墨 *mək > mək
*hn- > th-	態 *hnəgh > thài	能 *nəng > nəng
*hng- > x-	許 *hngjagx > xjwo	午 *ngagx > nguo

Yakhontov (雅洪托夫)〈上古漢語的複輔音聲母〉(1960) 提出另一套 (*sm-、*sn-、*sng-) 假設：

*sm > x ^w m > x ^(w)	黑 *smək > xək	墨 *mək > mək
*sn > thn > th	態 *snəgh > thài	能 *nəng > nəng
*sng > xng > x	許 *sngjagx > xjwo	午 *ngagx > nguo

³ 請參看周祖謨〈四聲別義釋例〉(收錄於氏著《問學集》上冊，頁 81-119)、梅祖麟〈四聲別義中的時間層次〉(《中國語文》1980 第 6 期，頁 427-443) 以及梅祖麟〈上古漢語動詞濁清別義的來源——再論原始漢藏語 *s- 前綴的使動化構詞功用〉(《民族語文》2008 第 3 期，頁 3-20)。

Yakhontov 指出「黑」*smək 與藏文 s-mag「黑暗」同源。「焜」*smjədx 與藏文 me「火」同源。Yakhontov 的說法頗有說服力。

我在 Mei (1989) 提出一個綜合 Yakhontov (1960) 和李方桂 (1971) 的方案。也就是說 *sm-、*sn-、*sng- 是較早的形式，而 *hm-、*hn-、*hng- 是較晚的形式。

*sm->*hm-(m̥-)>x- 黑 *smək>*hmək>xək 墨 *mək>mək
 *sn->*hn-(n̥-)>th- 態 *snəgh>*hnəgh>thai 能 *nəng>nəng
 *sng->*hng-(ŋ-)>x- 許 *sngjagx>*hngjagx>xjwo 午 *ngagx>nguo

這麼一來，李方桂 (1980[1971]) 的：

減 *mjiat>mjät 威 *hmjiat>xjwät

可以改寫為：

減 *mjiat>mjät 威 *s-mjiat>xjwät

《詩經·正月》：

燎之方揚，寧或減 (*mjiat) 之；
 赫赫宗周，褒姒威 (*s-mjiat) 之。

「威」是使減。

我 (Mei 1989) 那篇文章還提出其他上古漢語 *s- 前綴使動化用法的例證：

1a. 順 *djəns>dźjuěŋ
 b. 馴 *sdjəns>źjuěŋ

- | | |
|--------|---------------|
| 2a. 食 | *djək > dʒjək |
| b. 飢、飼 | *sdjəks > ʒi |

另外我又提出上古漢語 *s- 前綴名謂化用法的例證，如：

- | | |
|-------|---------------|
| 3a. 墨 | *mək > mək |
| b. 黑 | *smək > xək |
| 4a. 林 | *rjəm > ljəm |
| b. 森 | *srjəm > sjəm |

例 1 抄自龔煌城（Gong 1980），例 3、例 4 抄自雅洪托夫（Yakhontov 1960）。

參加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的學者有李方桂、龔煌城、丁邦新、Pulleyblank 等。我很想知道這幾位學者對我這篇論文（Mei 1989）的看法，但是又沒法子問——因為那麼長而複雜的論證總有一些是大家認同的，另有一些是大家反對的。這些話一時說不清。

過了若干年，我讀李方桂先生口述史的中譯本。原著是 Fang-kuei Li, *Linguistics east and west: American Indian, Sino-Tibetan, and Thai: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Interview conducted 1986 by Ning-ping Chan and Randy J. LaPolla。中譯本是王啓龍、鄧小詠譯《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

在《李方桂先生口述史》（中譯本，頁 133-134）有以下的敘述：

（一）關於上古漢語複輔音

羅〔羅是羅仁地，Randy J. LaPolla〕：但是，我的問題主要是，如果它們是複輔音的話，您覺得它們是穩定的複輔音嗎？或者說，對於相同的語音成分（phonetic element）〔按：當作「對於同一聲符的形聲字」〕的這些不同的發音，是否可能由於有一系列的前綴音所致？

李〔李是李方桂〕：當然，其中有些，你能感受到其間的語義關係。比

如：wang（亡）：死了、走了、消失了——就是 wang（亡）。還有一個字與死亡之義相當，就是 sang（喪）。這樣 wang（亡）和 sang（喪）是有語義關係的詞。/s/ 和 /w/ 可能是某種前綴音，使「亡」*mjang 變成了「喪」*smang > sang。〔按：李先生在講「喪，亡也。亡亦聲」，以及他的擬音「喪」*smang > sang / 「亡」*mjang > mjwang〕。這種你不能過於忽視，而目前尚不能滿意地解釋的詞，另外還有許多。最近梅祖麟寫了古代漢語（Old Chinese）前綴音 *s- 的文章〔按：這是指〈上古漢語 *s- 前綴的構詞功能〉（“The causative and denominative functions of the *s- prefix in Old Chinese”）的未定稿〕。某些帶 *s- 前綴的字就可能表示某種使役性——

羅：眾所周知，藏緬語裡也有這種情況。

李：噢，這在很久以前卡拉第（Karadi）就說過了〔按：當作康拉迪（Conrady）〕。那是一本名著，我記不清書名了……。〔按：書名是 *Eine indochinesische Causative-Denominativ-Bildung und ihr Zusammenhang mit den Tonaccenten*（1896）〕大約在五十年前我讀過這本書。〔按：李方桂（Li 1933）引過 Conrady 1896〕他學過漢語，也學過藏語。在藏語裡非常清楚，s- 表示使役性，對吧？你查查詞典，就能看出藏語——。但是，s- 在多數情況下是個使役性前綴，而 s- 不是惟一的使役性前綴，還有別的一些前綴，但它們不是如此容易辨認。所以這方面可有某些迹象表明。現在梅祖麟在漢語裡發現某種似乎是表使役的前綴 s-。我認為，這非常有意思。它表明藏語和漢語之間存在大量重要的關係。

陳寧萍、羅仁地採訪李方桂先生始於 1986 年 7 月 15 日，第八次也是最後一次採訪完成於 12 月 6 日。次年，1987 年 8 月 21 日李先生去世。所以當我讀到英文原文的採訪記錄，李先生已經不在人世。

如果有機會跟李先生面談，我想問李先生兩個問題。第一、我 1986

(1989) 那篇論文提到的使動化 *s- 前綴的用例，良莠不齊。那幾個用例中，哪個或哪幾個最有成立的可能？

第二、李方桂先生(1971)說過，「清鼻音的問題，董同龢已開其端……我們把這類音寫作 *hm- 一方面是為印刷方便，一方面我們也疑心所謂清鼻音可能原來有個詞頭，把鼻音清音化了」。

我(Mei 1989)提出的方案是：

*sm > hm(ṃ) 、 *sn > hm(ṇ) 、 *sng > hng(ṅ)

我想問李先生的問題是：*s- 詞頭看來可以清化濁鼻音，那麼 *s- 是否就是您所疑心可以把鼻音清化的那個音？

這兩個問題都沒法直接問，所以李方桂口述史所記載李先生對我 1986 (Mei 1989) 那篇文章的反應，只能當作隔世傳來的回音。這就是我第二次隔世論學的回憶。

三、第三次

我 1986 (Mei 1989) 提出的方案是：

- | | | |
|----------------------------|------------------------------|-----------------|
| (1) *sm- > *hm-(ṃ-) > x- | 黑 *smək > *hmək > xək | 墨 *mək > mək |
| (2) *sn- > *hn-(ṇ-) > th- | 態 *snəgh > *hnəgh > thəi | 能 *nəng > nəng |
| (3) *sng- > *hng-(ṅ-) > x- | 許 *sngjagx > *hngjagx > xjwo | 午 *ngagx > nguo |

(1)、(2)、(3) 這三條演變規律很靈，但我不知為什麼 (1)、(2)、(3) 那麼靈。換句話說我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我 2005 年在北京清華客座，不久就在城府路的萬聖書園買到馬學良主編《漢藏語概論》第二版，民族出版社，2003。此書初版於 1991 年出版，很快就銷售一空，所以我買到此書當時非常興奮，實在是還了個宿願。

馬學良執筆的〈導言〉(頁 5-34)，第三節〈漢藏語系語言對古漢語研究

的啟發》有以下的說明：

1. 關於複輔音聲母問題（頁 15-17）

很多學者認為，漢語「上古聲母的研究，比上古韻部的研究要難一些，因為在聲母問題上，上古韻文不能再作為根據，剩下來只有諧聲偏旁」^②〔原書頁 15 註②王力：《漢語史稿》上冊，第 65 頁，中華書局〕。如果同其他親屬語言的聲母對比研究，從中可能得到一些啟發，有的難題可以迎刃而解。如高本漢提出古漢語語音中有 pl-、tl-、kl-、sl-、sn- 等複輔音聲母。李方桂《上古音研究》中說，「我覺得也該有 st-、sk- 等複聲母，這個 s- 可以算做一個詞頭 prefix，也因此在上古漢語的構詞學裡將要占很重要的位置，與漢語有關係藏語就很明顯的有個 s- 詞頭」。當代蘇聯漢學家雅洪托夫的〈上古漢語的複輔音聲母〉論文中，認為「在上古漢語中能夠構擬出下面兩類複輔音聲母：（1）任何輔音與其後的 l 的組合；（2）s 與其後的響音組合」。這些深有啟發的提示，在漢藏語系的語言中可以得到許多論證。

藏緬語族語言有豐富的複輔音聲母，如普米語由前置音 s 和 p、ph、b、t、th、d、tʃ、tʃh、dʒ、k、kh、g、q、qh、ŋ 結合為 sp、sph、sb、st、sk……^②〔原書頁 16 註②陸紹尊：《普米語簡志》，民族出版社，1983〕。阿昌族語言，鼻音分清鼻音和濁鼻音，同古藏語比較，在對應中發現阿昌語的濁鼻音多與古藏語的純鼻音對應，清鼻音多與帶前置輔音 s 的鼻音對應。例如濁與濁對應：阿昌語 ne²¹，古藏語 ne「近」；清與「s+濁」對應：阿昌語 nan²¹，古藏語 snom「聞、嗅，他動詞，現在時」；阿昌語 nəŋ⁵⁵，古藏語 sna「鼻子」。表現在使動態上，藏語的歷史音變存在「s+濁鼻音」的聲母在現代藏語方言裡，有的延續下來了（如道孚話），有的演變為清鼻音（如昌都話、德格話）。例如：

古代藏語	道孚話	昌都話	德格話	
smarj	smen	m̥ɛ55	m̥ɛ55	藥
sn̥iŋ	sn̥oŋ	ŋ̥i55	ŋ̥i55	心

在藏緬語族語言中，阿昌語的清鼻音同其他語言的清鼻音有共同的來源。很明顯複輔音 sm- 向單輔音發展，使濁鼻音清化，通過與古藏語的比較，清鼻音的來源很可能是由前置清擦音 s- 的鼻音演變來的。^③

〔原書頁 16 註③戴慶廈：〈阿昌語的清鼻音〉，《民族語文》1985.2〕
李方桂說：「我們可以在上古的鼻音聲母以外，加一套清音的鼻音」。^④
〔原書頁 16 註④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務印書館，1980 年〕根據現存的親屬語言比較研究，清鼻音來源的論證是正確的。

馬學良先生上面討論了（1）雅洪托夫（Yakhontov 1960）的 *sm-、*sn-、*sng-；（2）李方桂《上古音研究》裡的清鼻音 *hm-(m̥)、*hn-(n̥)、*hng-(ŋ̥)；（3）又用藏緬語族語言的比較研究說明 *sm->m̥、*sn->n̥（、*sng>ŋ̥）。但是馬先生轉述 Yakhontov（1960），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的時候，措辭過度濃縮，又沒有舉實例，不太容易懂。因此下面要重新解釋一番。

（1）雅洪托夫（Yakhontov 1960）說，上古漢語中能夠擬測出來兩類複輔音聲母，其中一種是「s 與其後的響輔音（sonorant）組合」，例如：

*sm>x ^w m>x ^(w)	黑 *smək>xək
*sn>thn>th	態 *snəgh>thai
*sng>xng>x	許 *sngjagx>xjwo
*sl>ʃl>ʃ	使 *sljəgh>ʃi

（2）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擬測了一套清鼻音：

*hm- > x-	黑 *hmək > xək
*hn- > th-	態 *hnəgh > thəi
*hng- > x-	許 *hngjagx > xjwo

馬學良（2003：16）說：「李方桂說：『我們可以在上古的鼻音聲母以外，加一套清音的鼻音』。根據現存的親屬語言比較研究，清鼻音來源的論證是正確的。」

這句話的意思是：1. 清鼻音的來源是「s+濁鼻音」，hm < sm、hn < sn、hng < sng。2. 為什麼如此說呢？因為藏文與阿昌語的比較研究，以及藏文與藏語方言（昌都話、德格話）的比較研究都顯示：sm > m̥(hm)、sn > n̥(hn)、sng > ŋ(hng)。

我（Mei 1989）曾經假設雅洪托夫構擬的「s+濁鼻音」是李方桂構擬的清鼻音的前身：

*sm- > *hm-(m̥-) > x-	黑 *smək > *hmək > xək
*sn- > *hn-(n̥-) > th-	態 *snəgh > *hnəgh > thəi
*sng- > *hng-(ŋ̥-) > x-	許 *sngjagx > *hngjagx > xjwo

但是長久以來，不知道為什麼。現在馬學良在《漢藏語導論》16 頁提出藏文與阿昌語的比較證據、藏文與藏語方言的比較證據來支持「s+濁鼻音 > 清鼻音」這個假設。

《漢藏語概論》在別處還有更多的證據，如 25 頁阿昌語鼻音清濁對立；138-139 頁藏文的 s- 使動前綴；204-205 頁普米語的清鼻音 ŋ；377-378 頁緬語與阿昌語的 ŋ、ŋ̥。

我 2006 年讀《漢藏語概論》中馬學良寫的〈導言〉，使我驚訝的是：一、馬學良對雅洪托夫（1960）、李方桂（1971）這兩個上古音構擬系統的異同那麼熟悉。二、能列舉與漢語有親屬關係的語言的比較資料來解釋上古漢語清鼻音的來源。

當時我想登門請教，可惜馬學良先生 1999 年已經不在人世了。
這是我第三次隔世論學的經驗。

四、尾聲

(一)

《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有不少關於馬學良、張琨的資料。1939 年李方桂先生在昆明辦了個實驗班，教學員做實地調查。在昆明找到一個發音人，會說傣語。李先生就帶著學員學記音。學員中就有馬學良、張琨、傅懋勳、丁聲樹。

1939 年 12 月 29 日為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講演，題目是《漢藏系語言研究法》，演講末後提到漢藏系中的苗語、傣語、侬語、僮語、麼些語沒有人研究過。為了彌補這種空缺，李方桂帶了馬學良到說侬語（彝語）的地區，叫他記錄侬語，同時叫他注意侬語中的清鼻音。又帶著張琨到貴州，叫張琨研究苗語，自己記錄侬語。後來張琨跟李方桂到成都的燕京大學任教，張琨又研究了羌語和嘉戎語。

李方桂 1940 年提名張琨為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1941 年提名馬學良為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⁴也就是說，張琨、馬學良是李方桂在抗戰時期收的兩個學生，後來都有卓越的成就。

以上說明我對馬學良的事跡以及他與李方桂的學術淵源多少知道一點，但是知道得並不真切。

第二屆李方桂學會青年學者研討會於 2018 年 7 月 12-14 日在南港中央研究院舉行，李方桂的公子李培德跟我都被邀參加。7 月 11 日我在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的餐廳跟李培德長談。李培德說，他還記得馬學良、張琨常常上山到李莊向李方桂問學，張琨還背著他去看烟火。

馬學良、張琨跟李方桂談些什麼？清鼻音一定是話題之一。董同龢

⁴ 根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人員著作目錄附易檢表〉（王懋勳 1968）頁 79 載張琨，本所助理研究員（1940-1956）；又頁 170 載馬學良，本所助理研究員（1941-1948）。

(1911-1963) 當時也在李莊，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1944) 就有清的唇鼻音 m ，例如「黑」 $*m\acute{o}k > x\acute{o}k$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說：「我在貴州調查黑苗的語言的時候，就發現他們的清鼻音 η - 聽起來很像 ηth -，因此我們也可以想像 η 變為 ηth -，再變為 th - 的可能，例如態 $th\acute{a}i$ ：能 $n\acute{o}ng$ 」。李先生在貴州調查黑苗的語言的時候，同時帶了張琨，張琨在貴州調查苗瑤語。李先生又曾帶著馬學良去調查侏僂語（彝語），叫馬學良注意侏僂語的清鼻音。

我們可以重構李方桂 1940 年在李莊的學術環境和氣氛。張琨（1917-2017）、馬學良（1913-1999）不時到李莊來向李方桂先生請教，主要是報告他們田野調查工作的成果，其中就有侏僂語的清鼻音和黑苗的清鼻音 η 。此時董同龢（1911-1963）也在李莊，主要工作是寫《上古音韻表稿》（1944），其中就有清唇鼻音 m -。從 1940 年開始，李方桂就跟他的三個學生——董同龢、張琨、馬學良——討論漢藏語系語言裡的清鼻音。1943 年李方桂到成都燕京大學任教，把張琨帶了去，李、張此時研究羌語、嘉戎語。但是馬學良向李先生問學的事沒有中斷。所以可以說，從 1940 年到 1946 年，李方桂跟他的門人不斷地討論漢藏語系中的清鼻音，而 40 年代提出的問題到了《漢藏語概論》（1991）才有圓滿的解決。

(二)

馬學良在《漢藏語概論》15-17 頁提出提出藏文與阿昌語的比較證據、藏文與藏語方言的比較證據來支持「s+濁鼻音 > 清鼻音」這個假設。

上面這條規律可以寫成下面的方式：（以 m 代表濁鼻音， η 代表清鼻音）

I. s- 清化定理（鼻音 nasals）： $s-m > s-\eta > \eta$

也就是說： $*s-m > s-\eta > \eta$ 、 $*s-n > s-\eta > \eta$ 、 $*s-ng > s-\eta > \eta$ 。

Betty Shefts Chang（張謝蓓蒂）1971 “The Tibetan Causative: Phonology” 以及戴慶廈 2001 〈藏緬語族語言使動範疇的歷史演變〉說明 s- 也可以清化濁阻塞音：

s+濁阻塞音 > 清阻塞音

上面這條規律可以寫成下面的方式：（以 b 代表濁阻塞音，p 代表清阻塞音）

II. s- 清化定理（阻塞音 obstruents）：s-b > s-p > p

也就是說：*s-b > s-p > p、*s-d > s-t > t、*s-g > s-k > k。

這兩條 s- 清化定理用在上古漢語身上，可以說明 s- 前綴的使動化作用：

自動詞

減 *mjat > mjat

敗 *brads > bwai

別 *brjat > bjät

折 *djat > zjat

長長短 *drjang > djang

繫 *gigs > yiei

解 *grigx > yaï

見現 *gians > yien

使動詞

威 *s-m > *s-m̥ > *hmjat > xjwät

敗 *s-b > *s-p > *prads > pwai

別 *s-b > *s-p > *prjat > pjät

折 *s-dj > *s-tj > *tjat > tsjat

長生長 *s-drj > *s-trj > *trjang > tjang

繫 *s-g > *s-k > *kigs > kiei

解 *s-g > *s-k > *krigx > kaï

見 *s-g > *s-k > *kians > kien

上面的論證可以導出三個結論：

- 一、上古漢語濁清別義（敗 *b-「自敗」；敗 *p-「敗他」）的來源是 *s- 前綴。
- 二、上古漢語有個使動化 *s- 前綴。
- 三、使動化 *s- 前綴在原始漢藏語中已經存在了。⁵

⁵ 請參看黃布凡（2004）〈原始藏緬語動詞使動前綴 *s- 的遺跡〉。對此梅祖麟（2008）〈上古漢語動詞濁清別義的來源——再論原始漢藏語 *s- 前綴的使動化構詞功用〉有更完整的論述，刊載於《民族語文》（2008 第 3 期，頁 3-20）。可惜《民族語文》的編輯校對工作不太理想。簡體字不能分辨「減」和「威」，平均每頁有 5 個手民之誤，全篇很難卒讀。

引用文獻

- 王懋勤，1968，〈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人員著作目錄附易檢表〉，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紀念特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 33-190。
- 李方桂，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1/2：1-61。
- 李方桂，1980，《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方桂，王啓龍、鄧小詠譯，2003，《李方桂先生口述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 馬學良主編，2003，《漢藏語概論》（第二版），北京：民族出版社。
- 梅祖麟，1980，〈四聲別義中的時間層次〉，《中國語文》1980.6：427-443，收入氏著《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頁 306-339。
- 梅祖麟，1989，〈上古漢語 *s- 前綴的構詞功能〉，收入《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與文字組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 23-32。
- 梅祖麟，2000，《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 梅祖麟，2008，〈上古漢語動詞濁清別義的來源——再論原始漢藏語 *s- 前綴的使動化構詞功用〉，《民族語文》2008.3：3-20。
- 黃布凡，2004，〈原始藏緬語動詞使動前綴 *s- 的遺跡〉，《南開語言學刊》2004.2：34-42，收入氏著《藏語藏緬語研究論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 年），頁 424-440。
- 黃布凡，2007，《藏語藏緬語研究論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 董同龢，1944，《上古音韻表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 21，重刊於 1967 年），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戴慶廈，2001，〈藏緬語族語言使動範疇的歷史演變〉，《中國語言學報》29.1：1-10。
- 龔煌城，2002，《漢藏語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蘇聯〕謝·葉·雅洪托夫，葉蜚聲、陳重業、楊劍橋譯，1986，〈上古漢語複輔音聲母〉，收入氏著，唐作藩、胡雙寶選編《漢語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42-52。
- Chang, Betty Shefts. 1971. "The Tibetan Causative: Phonology."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BIHP)* 42.4: 623-765.
- Conrady, August. 1896. *Eine indochinesische Causative-Denominativ-Bildung und ihr Zusammenhang mit den Tonaccenten*. Leipzig: Otto Harassowitz.
- Gong, Hwang-cherng. 1980.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Tibetan and Burmese Vowel System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BIHP)* 51.3: 455-490. (Also in 2002, *Collected Papers o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漢藏語研究論文集》，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Li, Fang-kuei. 1933. "Certain Phonetic Influences of the Tibetan Prefixes upon the Root Initial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BIHP)* 4.2: 135-157.
- Li, Fang-kuei. 1988. *Linguistics East and West: American Indian, Sino-Tibetan, and Thai: Oral History Transcript/1986*. Berkeley: 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 the Bancroft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Mei, Tsu-Lin. 1989. "The Causative and Denominative Functions of the *s- prefix in Old Chinese." *Proceedings of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Section on Linguistics and Paleography)*, 33-52,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Yakhontov, S. E. 1960. "Consonant Combinations in Archaic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by the U.S.S.R. delegation at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in Moscow, Russia.

The Source of Voiceless Nasals in Old Chinese ——and the Route of Discovery from Li Fang-kuei to Ma Xue-liang

*Mei, Tsu-lin**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views of Li Fang-kuei, Tung T'ung-ho and Ma Xue-liang concerning the source of voiceless nasals in Old Chinese, and shows that the *s- prefix can devoice nasals (s-m > hm-, s-n > hn, s-ng > hng) as well as obstruents (s-b > p, s-d > t, s-g > k). Finally the paper attempts to show that the causative *s- prefix is the source of voicing alternation (敗*b-/敗*p-) in Old Chinese.

Keywords: OC voiceless nasals *hm-, *hn-, *hng-, *s- prefix in Old Chinese, voicing alternation in Old Chinese (敗*b-/敗*p), Li Fang-kuei, S. E. Yakhontov, Ma Xue-liang

* Hu Shih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logy Emeritus, Cornell University

